

第三十一章

多莎子芳魂断满洲

日本社会上人和人之间也讲金钱交易和裙带关系，和中国没什么两样。内田顾问在任期间发生的“作业队兵变”和“训练处覆舟”两大惨案，都非同小可。按常规，日本关东军军部早该将其撤职查办了。但是，由于顾问夫人的哥哥寺

奇怪的是车内只有老太婆一人，没有小姐多莎子。我想问又不敢问，心里很纳闷。佐藤拎着鼓鼓的皮包走过来，先向夫人道歉：“让您久等了，小姐今天怎么没来？”

“她感冒了，也太懒……”夫人回答，然后就叫司机开车。我立刻明白了一切。途中，夫人说：“左君，这回咱们要买土产品，高级一点的，还是去外国人的铺子为好。”我心想，东北的土产品就是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哇，怎么到外国人的铺子里去买呢？坐在身边的佐藤大概看出了我的困惑，解释说：“夫人的意思是买外国古董之类的东西。”原来昨天夫人早有指示，让佐藤多预备钱，一定要买高级礼品。一者，来的是夫人的兄长；二者，是为了老头子的前程。反正不花自己的钱，为了保住自己的“乌纱帽”，他们就是把整个江上军舰队送人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，就看对方是什么胃口了。

从小在这个城里长大的我，对中央大街上的店铺了如指掌，指示叶山把汽车停在了十二道街正对街口的一家外国店铺门前。这是一个犹太人开设的古董店，也卖些高档的金银器皿。屋子里金碧辉煌，琳琅满目。柜台里还有些头饰、戒指、耳环之类的东西；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，走路无声无息。油滑的犹太老头儿满脸堆笑，过来招呼，将我们让在沙发上，用俄语连说：“欢迎光临。”

我用俄语告诉他：“这位太太要参观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好买。”老家伙鞠躬行礼，请夫人随意挑选。我大致扫了一眼全店的货物，吃惊地发现，这里足有价值几十万的东西。狡猾、谨慎的犹太佬在每个玻璃柜上都安设了防盗装置和报警电铃，电话就更不用说了。除老头外，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土红色的头发，尖尖的大鼻子，不问可知也是

个地道的犹太人。

夫人的目光终于停在了一套银制的咖啡茶具上。我一瞧，标价为两千二百元；又看中了一块金表，一千六百元。这真是一件能工巧匠造的高级工艺品，其精美华贵，无与伦比。夫人回到沙发上坐下，让老头儿把这两样东西取出来细看。不知老头儿用什么方法，很利索地就将东西从柜里取了出来。抬头一看，原来那个年轻人正站在远处的门框旁边似乎在操纵着什么机关。这个商店简直是个宝物博物馆，又像一个古堡、迷宫。犹太店主指着这两件东西讲解得没完没了，但我只听懂了一半，大意是说：“这是沙皇时代的纯银质茶具，上帝作证，我决不说谎！全哈尔滨只有这一套。”并把六个碟子全翻过来，给夫人看背面的刻字。犹太店主还递过了放大镜，我们轮流观赏，果然见到刻有1881年的花纹数字，还有一连串的俄文字母。这套茶具共十五件，中间是一个咖啡壶，左右是两个砂糖奶罐，外加六碟六碗。每件上的图案、风格一致，刻字也相同，确实叫人爱不释手。最后夫人选定了茶具。经过照例的一番讨价还价，以两千元成交。老头子一边点钱一边口里念叨着：“两千块，纯银的，没错……”茶具被放进金丝绒衬垫的盒子里包装好。夫人和佐藤在前走，我故意落后几步，等待着像上次一样有人捅我一下，塞点外快。哪知身后毫无动静，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犹太佬，我不禁骂出口来：“都拉克！（混蛋）”这个老吝啬鬼也不生气，冲我摆摆手仍是满脸堆笑，硬是一毛没拔！

回去的路上，我越想越憋气，他妈的白忙活了半天连一块钱也没捞着！送走了顾问夫人，我就把佐藤拉到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吃午饭，再来点酒解解闷。两个拼盘，两个炒

菜，四十个饺子。我俩吃得津津有味。彼此关系融洽，谈起话来也没什么顾忌。佐藤告诉我，顾问的大舅哥寺田大佐最近要到哈尔滨来，那礼物一定是送给他的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顾问的情绪近来一直不好，“左君，你没看报吗？时局有些不妙啊，咱们的‘神风突击队’一个个全被击落了，昨天的报纸上还有图解呢！真是不可想象……”他见我东张西望似乎没听清，又改用中文说：“前几天，我的老婆又给我下了一个孩子……”我一愣，忙纠正他：“猫儿狗儿产崽才叫‘下’，人应该叫生孩子！”他停了一下，望望我，摆下手说：“噢，一样的嘛，都是小生灵……不过，怕是也活不长的。”泪珠在他发红的眼眶里滚动。“看来，日本老家我们是回不去了，在神户还有我的老母亲。她一定每天都在神龛前面为我祈祷，盼着我早日回去呢……”他捧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，绝望的心绪使这个日本军人变得苍老了许多。看来佐藤的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。他们这些军官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，与战场上的士兵不同，他们相对来说信息比较灵通，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判断力。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虽曾一度迷住了良知和心窍，但当厄运临头时，他们却是最先敏感的一批人，其恐惧之心也更强烈。几杯酒下肚，“武士道精神”就像热汤泼雪人，没了形象。佐藤嘴里开始胡言乱语。这里虽是“满洲人”开的酒馆，但难保没有会日语的，这一席话只要传到丰永少校的耳中，我们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我劝他多吃几个饺子，堵住了他胡咧咧的嘴。他拉开皮包要付账，被我拦住了。心想，几个饺子几杯酒算什么？还有那几千块钱的茶具，被你们送来送去，有一天，你们不但连一块砖都拿不走，恐怕还得留下一条命哩……这顿饭只花了不到六块钱，剩几角钱给伙计当小费了。

我扶着佐藤从后大门回到司令部。卫兵都是熟人，也不敬礼，只是冲着我们傻笑。

下午三点钟以后，我照例去上大学听课。放学后，同路的王升利鬼鬼祟祟地对我旁敲侧击，见我还装傻充楞就向我摊了牌：“你别当我不知道！你小子搞了个日本妞，是哪个酒馆的下女吧？长得还挺漂亮呢，叫什么名字，快告诉我。不然我告到弟妹那去，到时可有你好瞧的……”这家伙原来盯了我的梢！没法子，我只好途中请他喝臭脚丫子味的“布扎”（一种白俄饮料）堵住他的嘴。

在这风雨飘摇，江河日下的时局中，“高等官”、“县太爷”的梦想仍对我保持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尤其是在五常县看到那位县长的气派之后，能谋到那样的位置，已成了我惟一的奋斗目标。今年，1945年的冬季到来之前，我就可以拿到大学的法律系毕业文凭，这个美梦就将实现了。

然而，我哪里知道，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欧洲战场上几乎已听不到枪声，美国舰队的炮口正指向日本本土。日本本土的人力、物力已被战争消耗殆尽，出现了少儿戴头盔，妇女舞竹竿“誓死捍卫本土”的场面。

1945年2月21日，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，美、英、苏三国首脑签署了《雅尔塔协定》，并发表了“克里米亚声明”，宣告了法西斯德国的灭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，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了。

1945年8月7日，凌晨三点左右，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我从梦中惊醒。我立刻明白，苏联的军事行动开始了——我的梦想也在这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里随之破灭……

苏联空军对哈尔滨的首次轰炸只投三枚炸弹。其中两枚击中我家附近的滨江车站仓库，引起了熊熊大火；另一枚正巧落在我家住的大杂院里，击中了院当心的公共厕所。红光闪处，房基震动，厕所被炸得屎尿四溅，砖瓦横飞，炸成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大水坑。好在没伤着人，只有一只夜行的黑猫罹难，血肉模糊地挂在了老齐家的屋檐上。一连串的照明弹仍悬在夜空。车站的火光映红了室内。家里人惊慌失措，院子里一片喊叫、骚乱。

我估计，受到空袭的不仅是哈尔滨。北满的一些大城市满洲里、齐齐哈尔、牡丹江，甚至南满的奉天、安东（丹东）恐怕也同样收到了苏联扔来的“大列巴”。不用问，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了。

我安慰老爸老妈不要怕，告诉老婆暂且不要去当那教书匠了，时局突变，家里不等你那一斗米下锅。

四点钟，天已蒙蒙亮才来了几辆救火车，用人力压水救火。日、“满”警察乱喊乱叫，除了给火场添乱，与事无补。最后，大火是因为将物资燃尽才自动熄灭了。现场成了一片废墟，消防队无功而返。

我依旧按时去上班，因为在这种时候，司令部是唯一能得到最新消息的地方。奇怪的是，来上班的日本人中竟然有人对昨夜的空袭一无所知，还来向我探问凌晨道外区滨江车站的爆炸是真是假！原来江上军日本军官宿舍远在南岗的西南方向，根本听不到炸弹的爆炸声，以为车站的仓库大火只是一般的火灾呢，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

从这天起（8月8日）全市的军、警、宪和老百姓都开始了紧张的防空演习。

江上军司令部的大楼顶上架起了两挺高射机枪；士兵们

荷枪实弹，大小军官各发手枪一支，轮到我，还是那支出差时常带的日制的小手枪“张口等”。日常公务全停了下来，天天搞防空演习。街上的老百姓在日、“满”警察的威吓下战战兢兢地跑来跑去，趴下再站起来的反复折腾，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景象。

佐藤悄悄告诉我：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已经吃了两颗美国的原子弹，伤亡惨重。

听到这消息，我既没吃惊也没张扬，只是支棱起耳朵，睁大了眼静观其变——在北平时，梁树榆早已向我预言了这种结局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
有些不自量力的日本军官仍然昂首阔步地在司令部里走来走去，传言日本即将拿出一种威力比原子弹还强大的“秘密武器”来扭转战局，大有决一死战的势头。军法处的小野则像一只受惊的老鼠，脸色灰白，精神委顿地缩在屋角，一声不吭了。

这五六天中，人们都在迷茫、惶惑中度过。街上的人商店全关上了门板；富贵人家、高官的公馆都是大门紧闭，声息皆无，只有穷人、老百姓满街嗡嗡乱走，瞎议论，莫衷一是。

内田顾问一直没有露面，或是在“新京”谋取退路，或是开赴前线去和苏军对阵，没人知道。司令部里表面平静，但人人心怀叵测，不知明日福祸……

8月15日，我照常来到江上军司令部上班。只是腰间多了一支手枪，沉甸甸地有些不便。中午十二点钟，到了吃午饭时间，各处室人员照例站在食堂大厅里自己的位置上，于《战死在海上》的唱片声中默祷一分钟。

这时，突然从广播里传出丰永少校的声音：“请注意！”

现在要转播来自内地（指日本）的重要新闻，请注意收听。”

大厅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

日、“满”军官兵全屏住了呼吸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连一个打开饭盒盖的声音都没有。大家都预感到有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吾妻副官紧挨我站着，半低着头，眼珠向四周转来转去，脸色铁青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广播喇叭里传出日本国歌《君之代》的乐曲声，然后听到了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“投降诏书”。大意是，以天皇的名义宣布战败，要求大日本帝国的海内外臣民放下武器，结束战争。

大厅里渐渐骚动起来。“满洲”军官们有的不懂日语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呆立在那里四处观望；有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不知如何是好，坐下来也发呆。日本人有的开始伏桌痛哭，有的还立正站着，但已深深地垂下了脑袋……只是没一个敢随便走动的。

我坐下来悄悄地环顾一下大厅，把腰间的小手枪移到正面以防不测。有心想把子弹上膛，又怕拉枪栓的声音引起误会，还是忍住了。这时，有人溜到我身后小声问刚才广播里说的是什么，我面无表情头也没回地告诉他：“日本投降了。”

这五个字，声音虽不大，但估计大厅里的人都听到了，许多“满人”官兵开始悄悄地退出了大厅。

我手握腰间的枪柄，站起身来回到了副官处，脱下身上一线二星的制服，只穿着白衬衫，信步到各处室转了一圈。日本军官大多数人主动将手枪放在了桌面上，一动不动静候处理。有的坐在那流泪，有的站在窗前冲天捶胸。一个个虽然表情不同，但却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：绝望！

这时，曹秉森司令开始活跃起来，这回可以真正当家做主，行使司令的职权了。他大声地发号施令，让小个子李副官在司令部前后大门加上双岗；他的办公室门前安了四个卫兵，同时负责监视隔壁的少将参谋长林保治。还特别指令封闭了后院军需处的库房，先保住司令部的财物。几个老朽的日本军需官高村中校、尾谷少校等全身发抖地被枪上刺刀雪亮的卫兵们拉扯到大客厅里，坐在了地板上。

我扪心自问，在司令部里上上下下并无一个仇人。惟一挨过我揍的小野，这时也不知吓得钻到哪个耗子洞里去了，决不敢乱动。我心中坦然地在走廊里转了一圈，但仍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想起家里的老父老母和妻儿，忽然觉得还是应该离开这里为好。这江上军司令部此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……除了后院仓库里的一些军用物资，并无任何可取之物。

走过情报处，我突然想起丰永少校手中有一台德国产的莱克牌照相机，这是司令部里惟一让我羡慕的东西。千分之一秒的快门，造型精巧。那次三个电影明星来舰队慰问时，在舰艇上与官兵们合影时我才第一次摆弄它，对爱好摄影的人来说，实在是个诱人的尤物。

想到这儿，我拔出腰间的手枪，一脚踹开了情报处的门。不出所料，丰永一听完广播就已经逃走了。衣架上还挂着他的军服和军刀。我估计他是跑到姓董的那个王八头家避难去了。我翻遍了桌、柜不见莱克的踪影，最后用丰永的大战刀撬开了那个紧锁着的铁卷柜才把它找到。我用手帕把它包扎好，挂在后腰上，觉得不妥，又从卷柜顶上找出个钢盔扣在身后将它遮住，这才大摇大摆走了出来。

楼上走廊里传来两声枪响，原来是李副官在震慑日本人，让他们不许乱走乱动。

我拎着枪走进人事处，斋藤中尉傻子似的呆坐在座位上，见我进来，打了个激灵，站起来高举双手，嘴唇直哆嗦。我问他呆在这里还是想回家，他一听就哭了起来，说想回家和妻子、两个孩子死在一起。

我点点头，告诉他别乱走，转身去顾问处找佐藤。这家伙正满头大汗地在翻箱倒柜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见我进来，也立刻举起了双手。我用平时的口吻和他说话，问他想不想回家，他竟吭吭哧哧地说不出话来。我用枪指着他叫他出来，前边走。路过人事处又叫出了斋藤，让他们高举双手走在前边，下了后楼梯直奔后大门。

在走廊里碰到握着手枪的李副官，问我干啥去？这还用说，前边有两个举着手的俘虏呢！他点点头，直奔楼顶去了。原来奉曹司令之命，叫信号兵打旗语，调养民号向司令部靠拢，听候指挥。准备把日本人全关押在军舰的火舱里。这时，已隐约能听见江面上的军舰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……

大约已是下午三点来钟，我押着两个日本俘虏走出后大门，岗哨已经不见了。走到街道拐角，见四下无人，我小声对他们俩说：“赶快回家去吧！”对空放了两枪，他们惊愕地回头看了我半天，没敢动。我摆摆手枪，示意快走，他俩这才如梦方醒，抹一把眼泪跌跌撞撞地跑掉了。其狼狈之状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。

我回到司令部后院，找到自行车骑出了大门。回头向江面上望去，只见养民号正缓缓向司令部前栈桥驶来。这时，大楼内又有枪声响起，我脚下一使劲，自行车直奔家的方向

而去。

我那老眼昏花的老爸正呆立门前向远处眺望，对时局的变化仍一无所知。我大声地告诉他：“爸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！外边已经开始乱套啦……”将老人家搀进了屋里。

午饭没吃成，晚饭我也无心下咽。收藏好照相机，我心中忽然乱糟糟的，耳热、眼跳，坐立不安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间；我突然明白，自己是在为多莎子的安危担忧。想着想着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不顾老爸和妻子的劝阻，说出去看看情况，掖好手枪用西服遮住，骑上自行车就直奔内田公馆的方向冲去。

街上已是黄昏，行人不多。

一路上，心中虽然还犹犹豫豫，但自行车仍然来到内田公馆的院门外。木栅栏门关得死死的，我连敲带喊了半天，司机叶山才从后院跑出来把门打开。一见我就惶恐地说：“老爷已经把下人全撵走了，屋门关死，不让人……”话音没落，只听小楼内传来夫人凄厉的喊叫声：“老爷——！”

随之砰砰两声枪响。然后听到了内田顾问的一声大吼：“啊！——”

我吓得浑身发软，愣了半天，突然冲上台阶，猛地用肩头撞开了楼门。我几步蹿上楼梯，发现内田夫人已被枪杀在卧室的门槛上，脸朝下蜷伏在地，背上中了两枪，已经一动不动了。屋中央，内田上身穿着中佐军服，敞着怀，面向东南跪在塌塌密上，低着头，双手紧握战刀刀柄，刀刃深深刺入腹中，鲜血正泉涌而出。我一阵发呕忙转过身去，听到内田咕咚倒下来的声音。

走廊左侧最里间是多莎子的卧室，但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我不假思索，急步走过去一把拉开了隔扇门。一副惨烈的情景令人心胆俱裂：多莎子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地，一把日本战刀直立地插在她少女的胸膛上！刀口的血和下体的血流在她身下的床褥上，似乎还在冒着热气。

黄昏残照中，一个年轻赤裸的背影正跪在窗前一动不动。听见拉门声，他回过头来望一眼，立刻腾地跳起身来扑向多莎子的尸体去拔那把战刀。

刹那间，我已明白了一切……这个惨无人道的畜生、“未婚夫”！

这个小鬼子两眼血红，嚎叫一声猛地拔出大战刀举过头顶，不去剖腹却向我劈过来！

这时，哪里还需犹豫、判断，我的“张口等”已经响了。子弹从他当胸穿过，我闪在门边，躲开倒下的尸身和大战刀。本想再给这畜生头上补一枪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大概是平生第一次冲人开枪，左手竟像抽了筋，连再拉下枪栓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苍茫的黄昏暮霭中，室内血腥味扑鼻，已经有苍蝇在嗡嗡地飞旋。呆望着多莎子雪白而又模糊的尸体，我禁不住泪如泉涌……

我掖好枪，扯过一张床单盖住多莎子的尸身，失魂落魄地走出了这座小楼。

司机叶山不知哪里去了，我到后院车库的小厢房里，才发现他正在往一个柳条箱里塞东西，打算溜走。我告诉他，内田顾问全家都自杀了，让他别怕，东西他可以随便拿，全归他了。然后就和他商量这顾问一家的后事如何处理，总不能让这几具尸体在楼里腐烂发臭吧？

叶山望了望眼前这座死寂沉沉的小楼，嗫嚅半天才低声

道：“车库里还有一桶汽油。”

哦——看来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

这座楼的内部结构全是木制的，烧起来很容易。干净、彻底的火葬是我们对这一家人惟一的回报了……我点点头，让叶山快去弄汽油。

大火很快就在小楼里熊熊燃烧起来，火光照亮了邻近的房舍，映红了夜空。奇怪的是竟无一人出来观看，整个小街死一样的沉寂。由于这是一座庭院中心独立的小楼，附属建筑与之相隔较远，没有殃及的危险。我和叶山躲在远处的小树下，被大火烤得汗流浹背，燥热难耐，但还是守着火场没有离开。我心中默默地在为多莎子祈祷，愿这单纯、无辜的少女早升天界，永享冥福……终于，小楼的屋顶轰隆一声坍塌下来，火势稍减，烟尘弥漫，院子里已无法站人了。于是我叮嘱叶山，让他抽空再去司令部通报一下这件事，只是别提我来过……叶山连连点头答应。

这个台湾籍的司机惊魂甫定，跑回后院的下房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拉起吓得瘫在了炕头的老婆，跟我一起走出了院门……今晚，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儿住了。

回到家里，天已漆黑，全家人都在为我担心。我一再安慰他们：自己虽然给日本人当翻译，但一无血债，二无民愤，一个老百姓也没欺负过，不会有人来找我麻烦的。虽然这么说，我还是把军装、马鞍、短剑，还有种桥老师赠送我的那口古刀，卷在一起扔进了院里的炸弹坑——那里已变成了一个二米多深的大水塘。抛弃这些曾让我神气十足的“行头”，同时也像埋葬了我自己的过去……晚上躺在炕上却无法入睡。

“高等官”、“县太爷”的梦想是彻底破灭了，但还得活下去啊，我才二十五岁，还这么年轻……“九·一八”以来，十四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呢？一幕幕生活的场景已成过眼烟云，失去的高官厚禄的梦想和亡国奴、汉奸的身份，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也伴随着一份无比的轻松……毕竟，现在是中国人自己的天下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将和三千万东北同胞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，我要重新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。

听着外面断断续续的枪声，我一夜未眠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吃了早饭，我不顾老爸的劝阻又走上了街头。年轻的我，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不出来看看，走走，会憋得发疯。

大街上许多商店门前都挂起了藏在箱底十四年之久的国旗，青天白日的旗帜上叠痕犹新。有的院子大门紧闭，但里面锣鼓喧天，人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，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胜利的欢欣。人们街头相遇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小鬼子垮台了，光复啦！”“这下可好了，咱中国人再也不受气，不当亡国奴啦！……”

往日横行街头的警察、宪兵一个也不见了，军服、马靴、战刀扔得满街都是。这些往日令人望而生畏的“行头”，现在却被顽童们捡走，穿戴起来在街头打闹。如果还有成年人穿着这身衣服上街，不用问，走近一看准是蓬头垢面的“丐帮人士”。

第四宪兵团的大木牌子被老百姓砸得粉碎，门窗、玻璃一块好的也没剩，砖墙上有人用白灰浆刷出：“改天换地了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！”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坏蛋、恶棍被群众捉住活活打死，暴尸街头。平日强奸妇女，欺压百

姓的民愤最大的一个叫板仓的日本宪兵军曹（中士）被大头朝下吊在道外宪兵队的门框上，裤子没了，身上被老百姓用刀砍得鲜血淋漓，像朝鲜饭店门前吊着的死狗。

在道里区的江沿上，一个穿长袍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没命奔逃，后边有十几个人在吼骂追赶。此人从我身边窜过时被我认出，原来正是哈尔滨大名鼎鼎的“白菜叶”之一：蔡警尉！这人是肖振中的把兄弟，曾和我一桌喝过酒，吃过饭。据说也是地方一霸，现在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了。这家伙大概化装逃跑被人发现，如今“现世报”了。很快，他又被迎面的人群截住，走投无路，只好跳江逃命。但看样子他水性不佳，又有长袍缠身，扑腾出去没多远就被雨点般砸去的石头、瓦块击中，沉入了江底……肖振中如果还在哈尔滨，其下场恐怕也比这位强不了多少。

此情此景让我心中感慨不已：平日如果没有老爸的经常警告和良心的提醒，自己长期和这种人交往，怎能保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，最后同此下场？想到这儿，不觉有冷汗从手心渗出……